

90
九十年代世界畅销书

新中东

【以色列】西蒙·佩雷斯



THE NEW MIDDLE EAST

SHIMON PERES

新 华 出 版 社

190
E302
548

新 中 东

【以色列】西蒙·佩雷斯

辛 华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Y114151-7

P 1995.4.1

(京)新登字 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东/(以色列)西蒙·佩雷斯著;辛华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4. 5

ISBN 7-5011-2476-0

I. 新… I ①西…②辛… II. ①国际政治-中东②政治-概况-中东
N. D81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307 号

THE NEW MIDDLE EAST

by Shimon Peres

©1993 by Shimon Peres

©1994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

through Cribb-Wang-Chen, Inc.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新中东

[以色列]西蒙·佩雷斯著

辛华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5.375 印张 110,000 字

1994 年 8 月第一版 1994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011-2476-0/D·439 定价:7.00 元

西蒙·佩雷斯

为《新中东》一书中文版写的序言

中国从历史上看是一种文明，从地理上看是一片大洲，从政治上上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无法不显其大，犹如以色列无法不显其小。然而，我们有一点是相似的，即历史悠久，它使我们两国的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

中国和以色列地处亚洲的两头，相隔万水千山，但我们两国的人却是彼此相近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给世界提供了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文化财富，假如没有这些财富，人们将不可能描述历史的进程。这些财富包括从选贤与能、办理公务的思想，直到对人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作出的哲理观察。而在亚洲的西端，闪语族人民也为人类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往昔的传播手段做不到知识的即时自由交流，所以一个地方的人们的成就要经过漫长岁月才能为相距遥远的别处人们所知悉。在那种物质条件下，文化上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令人感兴趣的是，把以色列先哲的著作和中国古典思想家的著作加以比较研究，会发现他们在思想上是相近的。他们都主张在最高客观道义的基础上建设人类的现实世界；他们都要求自己的统治者不仅以成文法律为准绳，而

且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四千年前，在亚洲的两头都出现过文化繁荣，这种情形在今天有可能再现。现代的传播手段使我们能够迅速了解远方人民的成就，而我们身在西亚，正以希望和尊敬的目光注视着东方。中国已经向全世界显示出，解决社会困苦问题的战略在于作出理智的规划，把力量集中于有合理成功希望的任务，一旦实现这一任务，再继续前进，扩大战果；在于发动全民族和每一个人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奋斗。这一战略把人的福利看作是社会所创造的可能条件的结果。这就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综合平衡、经过深思熟虑，因而将结出果实的努力。中国还相信自己所特有的道路。它过去从来没有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它现在仍然始终不渝地维护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的权利。中国已经证明，可以在政治上柔如丝，而在经济上坚如石。

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中东，我们愿走相似的路：从事理智的政策规划，以克服昔日留下的恶果；拒绝外来的压力，而通过合作与和睦来发展我们的潜力；专心致志于实现任务，不仅在任务易于实现时应当如此，而且当实现和平并进而塑造未来的任务显得是任重而道远的时候，尤其应当如此。这就需要有远见和领导，以取得突破。在缔造平时，如同在宣布战争时一样，在外交上也如同在战场上一样，我们都从孙子两千五百年前的如下睿智名言受得启发：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

（译者注：为便于读者理解佩雷斯为什么引用《孙子兵法》的这几句话，并理解他在下文中谈到的一些想法，现将这几句引语的英译文再照字面译出如下：“只是在人人都看得见胜利的时候，才预见到胜利，这不能算是好中最好的。打了胜仗，天下的人都叫好，这也不能算是好中最好的。举起一片落叶，不表明力气大；看得见太阳和月亮，不表明眼睛明亮；听得见雷霆之声，不表明耳朵灵。古时所说的善战者……不是由于打了胜仗而得到智慧名声，不是靠这些胜仗而成就勇敢的功名。不犯错误的人才打胜仗。避免错误，是举措肯定和致胜的基础……”）

预见事态的发展，并且使自己及时为此作好准备，这是成功的第一前提。在实施过程中避免错误，则是第二前提。政治家，而不仅仅是军事家，必须具备这些条件。

当我们临近 21 世纪的时候，战争不再有任何用处。战争不再能带来客观形势的根本改变，因为潜在的敌手现在通常都拥有彼此摧毁对方的能力。因此，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采集繁荣的种子，获取未来的果实，而不是拾取刚刚已成为过去的军备竞赛的落叶。任何人只要不是把目光对准昨岁，而是注视着明日的挑战，都会懂得，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征服贫穷和匮乏，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驱使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采取绝望行动的苦难。敌人不是别族人民或别国人民，而是客观存在的贫困状况。战胜这种

状况的办法不是给别人造成损害，而是创造新的源泉，以造福人类。在这一战斗中，所需要的是协调各国人民的努力，以便得到所期待的、人人受益的结果。为了避免错误，首要的一条是放弃敌对，代之以竞争。要出现新的中东，就要认识到这不是一场赢家全得而输家全失的“得失所系的赌博”，而是要努力增加总的财富以供大家分享：要有更多的水和更多的食品，更多的教育和更多的社会服务。为此，我们必须整治日益侵蚀耕地的沙漠，开发新的水源，实施新的工程项目——这样，我们就会减少徒劳无益的战争的危险，遏制住狂热和恐怖的抬头。

这些目标是不会轻易实现的。要战胜敌对状态，不可能轻而易举，而需要明智的态度和献身的精神。中国已经表明它能够征服贫穷和几代人以来的受苦受难。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中东各族人民，既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阿拉伯人，在我们共同走向未来的道路上加以效仿的一个榜样。

1982.11.17

目 录

第一章	和平曙光	(1)
第二章	十字路口	(30)
第三章	战争没有赢家	(41)
第四章	区域体系	(53)
第五章	安全的基础：新思维方式 ...	(65)
第六章	从冲突经济到和平经济	(74)
第七章	投资和资金来源	(85)
第八章	绿色地带	(96)
第九章	生命之水	(103)
第十章	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	(111)
第十一章	发展旅游业	(123)
第十二章	未来的世界	(127)
第十三章	邦联	(133)
第十四章	难民问题	(147)
附录		(159)

第一章

和平曙光

1993年8月20日凌晨时分，余下的谈判代表们草签了我们经过长期艰苦谈判而最后确定下来的文件。一项阿拉伯—以色列协议终于诞生了。

那天晚上我在奥斯陆度过了70岁生日。那个时刻在以色列仍是黑夜，但是在挪威，北半球黎明的曙光正穿过淡淡的晨雾弥漫开来。这里聚集着一小批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挪威人——他们是迄今保守最严密的外交活动中的伙伴，这项即将要宣布的秘密将标志着中东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位高级代表阿布·阿拉热情地向我微笑。他说：“这项协议是您的生日礼物。”

我在心中想到：“这是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啊，它如此独特，如此出乎意料，几乎令人难以想象。”

我的记忆飞快地回到我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城市维什尼瓦（位于沃罗任附近，今属白俄罗斯）。当时的维什尼瓦是犹太人精神生活的中心。以色列民族诗人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称维什尼瓦高等学校为“犹太民族心灵的培育之地”。犹太人的维什尼瓦如今已荡然无存。那里的犹太教堂、学校、商店和工厂已全部被摧毁。犹太人在那里的生活，同曾经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一样，已

成为一片废墟，一种依稀的往事。假如我没有离开那里，那么我的命运就会同被埋葬在万人塚或被送进毒气室处死的犹太人毫无二致。

我属于失去了一个世界继而建立另一个世界的一代人。我们建立了现代的以色列国并在犹太人民古老的家园再次获得独立。但是我们只是在旧世界已被摧毁、我们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旅程之后，才得以建立起一个新的比较公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把我们对民族自由的向往同我们对社会公正的渴望统一起来。可悲的是，建成这样的世界也意味着要经受可怕的战争、磨难和痛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由于遭受了太多的磨难和痛苦而失去了辨别能力，使我们无法改变“他们的”或我们自己的形象。许许多多机会就是这样失去的。由于我们总是忙于彼此征战，我们没有意识到做出改变的时机已经多么成熟。

90年代初，我们曾经遇到一个难得出现的关键时刻，一个可以使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家们的思维实现重大飞跃——也许能够改变历史潮流的时刻。然而，要使这种改变行之有效，我们必须正视新的现实。我在奥斯陆的那个凌晨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黎明将至的时候抹掉过去的阴影。恶梦会自行消逝；过去的黑暗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是发生过的事情已无法更改。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当有利的条件出现并涉及到重大的利害关系之时，我们必须为了今天的利益而忘却过去，但是该如何忘却呢？

虽然我们可以汲取历史的教训，但是要我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却不容易。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水不停奔流，日新月异。奔流不息的河流总是在创造新的现实。人有可能被河水吞没，但他无法让河水倒流。历

史亦如此。我们不能把未来建立在旧秩序的废墟上。

我们的地区自从我们的先辈以来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亚伯拉罕也知道不时会出现干旱和饥馑；知道火灾、风灾和地震；知道洪水和迷失路径——更不必说知道武器、战争和流血。但是在亚伯拉罕时代，人们并没有掌握海水淡化、发电、把风力引开或预报地震的方法。人们当然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导弹、计算机和核弹头。

我们必须研究历史以汲取其重要教训，但是我们还必须知道何时该无视历史。我们不能容许过去对我们建设新道路的能力构成不可改变的影响。同奔流不息的河流一样，我们也是长期变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地貌变迁，知识扩展，技术开拓我们的视野。活跃在当今政治舞台上的我们所挑的担子以及所抱有的希望和期望不同于我们的先辈。一个人若是把历史先例奉为把握未来事件的俗套，注定要失望和失败。知道何时该抛弃过去，会带来明显的好处：取得出人意外的结果。实际上，有些时候取得的出人意外的结果所招致的反对，比原来料想的要小得多。

因此，我历来设法从别人那里了解实际真相，并且自己设想各种可能性。1948年独立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仍然有敌人，但它却不再拥有武器。我和我的同事们被委以获得保卫我们的新国家所需的武器的重任。在我们潜心于完成这项任务的同时，我开始从不同于我在独立前看待问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觉得，以色列真正需要的是具备遏制或威慑敌人的战略能力——打消敌人发动战争的意图。我的导师戴维·本—古里安^①采纳了以威震慑敌的主张，即在大漠腹地的迪莫纳（离贝尔谢巴不远）建造一座核

^① 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首任总理。——译注

电厂。迪莫纳工程是作为一个研究所设计的，但是在阿拉伯邻国的眼中，它已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模糊的威慑手段。在我的敦促下，以色列宣布它不会把核武器引进中东。确切地说，这座核电厂将使人们产生这样的希望，即中东有可能成为不需要有核武器、而又没有战争的中东。

这项工程在以色列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声称实施该计划将不会有任何结果；另一些人试图证明该计划不可行；还有一些人则预言，假如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迈出哪怕是一步，整个世界就会起来反对我们，迪莫纳工程将会把我们拖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1979年，我们在戴维营同埃及举行和谈期间，安瓦尔·萨达特^①的一位助手向当时的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亚丁和当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如今任总统）的埃泽尔·魏茨曼承认，埃及决定同以色列举行和谈正是受了迪莫纳工程的影响。

从迪莫纳工程完工到我第二次——也是更为关键的一次——有机会为以色列的福利做出贡献，中间相隔了30多年时间。到1992年6月新一届政府组成的时候，局势依然如故：只有少数人能够看到实现和平的可能性。以色列从一个需要迪莫纳工程遏制战争的年轻国家到一个处于和平边缘的强大国家，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梦想已经实现。幻想已成为现实。

伊扎克·拉宾1992年当选为以色列总理之后，委以我外交部长的内阁职位。这个职位正如原规划那样受到严重的限制，有些限制是由我的前任戴维·利维同前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之间原先极为复杂的关系造成的。此外，上一届政府为阿以谈判确定了一

^① 萨达特（1918—1981），1970—1981年任埃及总统。——译注

套固定而又复杂的机制。阿以之间的双边和多边会谈要同时举行。以色列要同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三个方面的阿拉伯代表参加双边谈判。约旦—巴勒斯坦代表团后来又一分为二，因此，如今实际上是四个代表团：三个代表上述国家，第四个（也是最为复杂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却代表着希望。

只有各方的代表参加面对面的谈判。然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在谈判场所外面百般努力，确保谈判的顺利进行并鼓励各方代表在激动的情绪中继续谈判下去。与此同时，新闻媒介追踪着各方代表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并把他们说的每句话记录下来。

最复杂的谈判问题也是最复杂的代表权问题：巴勒斯坦的代表权问题。巴勒斯坦人口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增加两倍，中东的地图则已变得无法辨认。一系列组织竞相争夺，要在巴勒斯坦图腾柱上拥有一个位置，有些组织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武力。在很大程度上，自1991年马德里会议之后，巴勒斯坦代表团参加会谈的问题已毫无阻碍地得到接受。当时的主意是要建立一个单独的能在以色列默许的情况下获得其合法性的巴勒斯坦领导班子。代表团将完全由被占领土上没有参加过恐怖活动、同意达成一项过渡协议（就是说，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要求至少搁置五年再提）的居民组成。代表团要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人士排除在外。代表团应是完全独立的并代表着一个独立的领导班子——唉，这样的领导班子只存在于利库德政府的想象中。

事实则完全不同。设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集团在幕后操纵：它决定巴勒斯坦代表团的人选，指定巴解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来自加沙的哈达尔·阿比德·沙菲任代表团团长。实际上掌管着代表团事务的两个人——巴解组织在被占领土上的无冕代表费萨

尔·侯赛尼和代表团能言善辩的女发言人哈南·阿什拉维博士——甚至不是代表团成员。我在出任外交部长以后曾数次与上述两人面晤，我对拉宾总理同意把侯赛尼正式纳入代表团感到高兴。正如每一位不抱偏见的观察家所见，设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总部发来了指示。代表团逐渐开始公开承认它同巴解组织的关系。侯赛尼本人称巴勒斯坦代表团与巴解组织的关系是“通过文传机联系的政治活动”。因此，事实证明决定会谈进程的是那些没有参加谈判的人，而那些参加会谈的人对于谈判进程却没有发言权。

双边谈判的中心任务是调和过去的分歧——边界、领土、用水权和土地权、安全措施——以及五年过渡期的巴勒斯坦政府。谈判代表们一致同意把商谈一项永久和平协议的时间推迟到实行自治的第三年开始，并于实行自治的第五年结束会谈。然而谈判的进展缓慢。

以色列与约旦已经建立起一种既成事实的睦邻关系，看法上没有不可弥合的分歧。我们能同约旦代表团就实现和平的确定时间达成协议决非偶然。遗憾的是，协议的具体内容显然由约旦人无意之中透露给了新闻界，他们就不再愿意签署这项协议。据推测，约旦人不敢率先冒这个风险。不论怎么说，两国间的谈判到1993年5月5日已进入全速阶段，并且达到了双方代表开始辩论如何阻止无需签证的蚊虫越过对方边界的程度，因为蚊虫毫无歧视地既叮咬约旦人也叮咬以色列人。

我们同黎巴嫩代表团的谈判也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问题要解决。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土地和主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无意在那个国家的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内政治中发挥任何作用。我们的唯一愿望是黎巴嫩担当起它同以色列的边界沿线的安全责

任,使恐怖分子无法利用黎巴嫩作为向我们发动袭击的集结地域。我们在谈判期间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黎巴嫩同以色列的关系,而在于黎巴嫩同叙利亚的关系。只要叙利亚人同以色列的会谈没有取得进展,叙利亚就会阻止黎巴嫩举行果断的谈判。

我们在同叙利亚代表团的会谈中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其激烈程度往往令人想到《塔木德经》^①的讲道会。叙利亚人维持着一种公平交易的气氛,但总是不愿舍弃夸夸其谈而讨论基本现实。他们不准备具体讨论实现什么样的和平——只是说他们对于两国间实现不必互派大使的和平就感到满意了——也不准备具体讨论他们打算就安全问题做出什么样的安排。他们坚持要以色列首先宣布准备撤出所有被占领土并撤离各个定居点;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讨论其他问题。总而言之,叙利亚想得到埃及在戴维营获得的成果,但又不想经历为取得那样的成果所经过的漫长过程——这就如同一个人不想花力气种树并给树浇水就想摘取果实一样。

与此同时,尽管同巴勒斯坦人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双方代表却从可能达成协议的地方一步步后退。会谈像是一次延长时间的记者招待会,双方都想抓住一切机会证明自己始终如一地忠实于谈判。巴勒斯坦代表团被前后不一的毫无灵活性的指示弄得不知所措。虽然巴解组织没有直接参加会谈,但却由它确定巴勒斯坦的立场,似乎该代表团是在自身内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

普通巴勒斯坦人也日益持怀疑态度。他们比较关心的不是代表团已经取得什么成果,而是代表团未能取得什么成果。设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集团不仅注意到了这种情绪,而且对其加以考虑。巴勒斯坦代表团还必须应付阿拉伯世界做出的各种各样的

① 《塔木德经》是关于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口传法律集。——译注

反应，这些反应体现出阿拉伯领导人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巴解组织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期间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使它失去了沙特阿拉伯的经济支援。沙特阿拉伯人既赞成这个会谈，但又对会谈退避三舍，更多是由于巴解组织参加了会谈，而不是由于以色列在谈判中的立场。

埃及尽其所能给予了很多帮助。埃及是巴解组织、以色列和美国在关键时刻都能够转而请求帮忙的唯一国家。相比之下，伊朗则尽其所能破坏谈判。伊朗向积极“惩处”和平进程支持者的哈马斯恐怖分子给予资助。（大约有1000个巴勒斯坦人被他们的同胞杀害，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于受诬告或受到毫无根据的怀疑而被杀害。）伊朗还是黎巴嫩真主党背后一支有影响的力量，它曾利用黎巴嫩的国内问题为实现它在那个国家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在安全区内外危害以色列及以色列人的最终目的服务。

美国为推动谈判的成功所做出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美国人为历次会谈确定时间和地点，确保俄罗斯享有作为共同发起者应有的位置。美国根据情况的需要，对各方既安抚又施压，使它们如期到达；美国为协议草案提出比较委婉的措辞，甚至发出老练圆滑的威胁（“如果你们不继续谈下去，我们就撒手不管会谈”）。美国代表在参加讨论的过程中非常机智，不站在任何一边。正如美国不能替代任何一方一样，各方自己也无法替代美国发挥中间人的作用。

但是就连美国也全神贯注于在外交辞令上被称之为“原则宣言”的文件。草案文本越是完善，各方之间的分歧却越是扩大。新的经过润色的方案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否定”而不是“赞成”。各项文件变得越来越长——不是阐述各方意见一致的内容，而是用于阐述各方存在分歧的内容。

根据拉宾总理和我本人确定的分工，拉宾负责双边谈判，有我参加；我则负责多边谈判，有他参加。双边谈判的重要意义源于所要解决的问题的角度：着重听取各方过去的观点，目的是解决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出现的各种分歧。相比之下，多边谈判则着眼于未来，谋求为建立新的地区性框架打下基础。因此，双边谈判涉及到具体的各方，而多边会谈则旨在解决问题。总共成立了五个工作小组，分头负责讨论经济、水利、难民、军备控制和生态问题。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代表团将同美国、俄罗斯、欧洲共同体代表、中国、日本、印度和加拿大等 30 个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参加会谈。这些小组将在举行预备性会谈之后每两年在不同的地点举行一次会谈。

多边谈判迄今遇到的主要障碍是，这类谈判总的来说长远意义甚少，而且毫无近期意义。参加多边谈判的代表们都意识到，如果双边谈判无法取得进展，多边谈判就毫无希望取得进展，而双边谈判尚未出现取得真正进展的迹象。因此，多边谈判像是宣传光辉前景的活动，只有在双边谈判摆脱困境的情况下，光辉前景才会到来。

我刚刚就职并参与这项工作就遇到了障碍。长期以来一直愿意帮助解决中东冲突的欧共体觉得它被排斥到主要舞台——双边谈判——之外，在多边谈判中也没有享受适当的代表地位。以色列建议扩大欧洲在几个工作小组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欧洲人非常感兴趣的军备控制委员会中的作用。我们为解释多边会谈的价值，特别是通过与欧洲各国政府高级领导人和外交界人士的亲自接触来解释多边会谈的价值，做出了特别的努力。外交界人士证实了我早就怀疑的问题：虽然说没有双边会谈的进展就不会有多边会